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Challenges to Central and
South Asia, 31 January-01 February, 2003, New Delhi

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 **和宗教极端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杨恕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Challenge to Central and
South Asia, 28 January-01 February, 2002, New Delhi

中亞和南亞的恐怖主義 和宗教極端主義

編輯 譯

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 和宗教极端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
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杨恕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杨恕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8

ISBN 7-311-02241-X

I. 中… II. 杨… III. ①恐怖主义—中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恐怖主义—南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③宗教—问题—中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④宗教—问题—南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D81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5166 号

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 和宗教极端主义

杨恕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25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3 千字

印数: 1 ~ 1000 册

ISBN7-311-02241-x

定价: 18.00 元

译者前言

应印度毛拉那·阿布尔·卡拉姆·阿扎德亚洲研究所 (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所长马哈维尔·辛格博士 (Dr. Mahaver Sihg) 的邀请, 我有幸参加了题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Challenges to Central and South Asia) 的研讨会。会议于2003年1月31日至2月1日在新德里尼赫鲁纪念中心举行。来自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5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两天的会议中, 有30余名代表发言, 会上会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闭幕式上, 会议主席表达了在中国出版本次会议论文集的希望, 得到全体代表的响应, 我当时做了承诺, 全体代表报以热烈掌声。这是翻译出版本书的原因之一。

中亚和南亚是当前世界上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并造成严重危害的两个地区, 而联接中亚和南亚的阿富汗更是两股势力的中心和纽带。尽管在反恐战争之后阿富汗在表面上失去了以往的地位, 但显然, 其前途并不很明朗, 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的存在仍然是世界关心和担忧的焦点之一。伊拉克战争之后, 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活动并没有减少, 这使更多的人对以这种方式反对恐怖主义是否有效提出了疑问。在新形势下, 应该如何更有效地与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作斗争是一个

日益迫切的问题，学者之间的交流无疑具有优先的重要性。南亚和中亚的学者们对反恐和反宗教极端主义有较多的研究和经验，加强与他们的合作自然是我们的愿望。这次会议的论文从不同方面对中亚、南亚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做了介绍和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的相关工作，这是翻译出版本书的原因之一。

由于一些原因，本次会议没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学者参加，这是一个遗憾。在本次会议上，印度学者对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发表了较多的意见和看法，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指责，但我们未能了解到巴基斯坦学者的态度。我们认为，在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方面，如果能听到巴基斯坦学者的意见，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启示，希望以后有这种机会。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建立国际间尽可能广泛的合作，是与之作斗争的客观要求。

我们翻译出版这本论文集，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作者们的观点，特别是对某些有重要分歧的问题更不表示我们倾向于某一方，只是希望以此促进学者们在反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一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本书中的文章排序，是依会议发言顺序而定的。由于参考文献中没有中文文献，为了使读者便于查阅，我们将参考文献目录附在每篇文章之后，没有翻译。文中一些词（主要是组织的名称）几经查找，未能译出，只好按英文原文照排。

最后，感谢毛拉那·阿布尔·卡拉姆·阿扎德亚洲研究所和全体论文作者对我们的帮助，特别是该所名誉所长、我诚挚的朋友考西克教授和所长马哈维尔·辛格教授，他们二位为会议的成功举办和各国同行间的交流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兰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徐慧、

张莉、戴振华、周子善，以及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的韩艳梅，所有译文由我统稿，文中不确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乞指教。对本书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与我们联系。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杨恕

2003年6月5日

目 录

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萨奥达·K·奥利莫娃 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	(1)
K. 瓦利库 克什米尔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22)
阿夫塞·卡利姆 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	(34)
I.H. 斯迪奎 穆斯林中宗教极端主义的上升对中亚和南亚的影响·····	(40)
弗拉基米尔·舒宾 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俄罗斯的角色·····	(47)
D.R. 高亚尔 挑战与对策·····	(59)
克里弗顿·伊万·马库斯 国际恐怖主义：未来的震源·····	(69)
列拉·穆扎帕洛娃 防止和抵制恐怖主义融资·····	(81)
克什迪·普拉巴 恐怖主义对南亚世俗结构的挑战·····	(94)
弗兹尔·托吉洛夫 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法律措施·····	(106)
S.K. 芮 跨境恐怖主义与印度安全·····	(115)
塔帕蒂巴苏 国际恐怖主义及对印度的影响·····	(123)
兰吉纳·米沙拉 恐怖主义：超国界的威胁·····	(143)
安妮塔·森古普塔 反恐战争及其对中亚地区安全主动权的挑战·····	(155)
C.P. 巴姆布里 全球化与新本原主义：南亚社会暴力概览·····	(175)

S.D. 穆妮 恐怖主义在亚洲的“构造图”和战略方程式·····	(181)
阿加亚·巴特尼克 中亚与印度：后塔利班时代展望·····	(189)
席尔·K·阿索帕 “9·11”之后的中亚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	(207)
普纳姆·曼恩 反恐：中亚共和国的作用·····	(219)
F. 特沙巴耶夫 中亚和南亚：新现实和区域合作·····	(229)
杨恕 阿富汗——缓冲国和恐怖中心·····	(235)
维亚切斯拉夫·Я. 别洛克列尼茨基 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主义 的演进和地区作用·····	(239)
P.L. 代什 阿富汗：恐怖主义的中心·····	(258)
阿斯卡尔·绍马诺夫 阿富汗形势对中亚安全的影响·····	(272)
瓦萨德·哈拉·莫汉 中亚的宗教与领导权：对土库曼斯坦的个案 研究·····	(281)
苏昌达纳·查特杰伊 重释中亚的激进主义：对塔吉克斯坦的个 案分析·····	(301)

中亚恐怖主义的宗教根源

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

萨奥达·K·奥利莫娃

内容摘要

在这个地区，恐怖主义的宗教动机和政治动机是混在一起的，但政治动机通常掩盖了宗教目的。在中亚，没有纯粹的政治恐怖主义。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近来的行动表明，该组织既有宗教动机又有政治动机。

以宗教为首要目标的团体也必须考虑各种常规的政治因素。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保持着极端的反美和反俄的思想。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活动表明，宗教可以被用来作为民族冲突和政治冲突的武器。

和平协定签署之后，塔克菲尔（Takfir）等通过恐怖行动反对和平计划的极端组织被迫离开塔吉克斯坦，将他们的活动基地转移到了阿富汗。

在塔吉克斯坦的土著社会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调节器。然而，伊斯兰教在塔吉克斯坦作为实现普遍同一性手段的作用正在下降。

对颂明（Sonmin）基督教使团的袭击表明，宗教动机驱使

下的恐怖活动不具有相应的政治因素。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鼓励了当地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敌视的行为。反过来，这些行为又激起了许多穆斯林的憎恶，从而造成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导 言

三十多年来，学者们对恐怖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论。争论者们决定对长期以来关于宗教的社会作用的学术争论作一述评。安德鲁斯大学的博士麦格鲁斯·兰斯托普在提到布鲁斯·豪夫曼的著作时说，自1968年以来，有25%的恐怖组织至少部分地将其努力建立在宗教教育的基础上。¹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在很多情况下，宗教因素只起掩饰作用。一般犯罪即使有宗教因素，但根据一些观察家的了解，犯罪因素还是掩盖了宗教和政治因素。

宗教运动与恐怖主义在中亚建立了最经常的联系

在中亚，随着国家权力的衰落，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也已经恶化。同时，各种公众和政治势力在他们的权力斗争中也采用了恐怖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的手段。随着宗教在中亚地区社会和政治生活各方面影响的日益增长，在决定政治极端主义增长的原因和条件中，宗教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考察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宗教根源时，必须记住恐怖主义在中亚的主要特征——融合性，即它与政治、宗教和犯罪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特性。因此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助长中亚恐怖主义成长的宗教趋势和组织，同时也要考察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动力和历史背景。

考察将以塔吉克斯坦为起点，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在中亚地

区具有典型性。塔吉克斯坦经历了震惊整个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这种复兴是可能的，因为独立后各种有影响的伊斯兰教成分都结合在了一起。不论是官方伊斯兰团体还是非官方的团体，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都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富汗战争和 20 年代反俄的巴斯马奇（中亚匪帮，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受到英帝国主义等的支持，失败后退入阿富汗——译者）叛乱中汲取了共同的教训，并得出了相同的原因。伴随着独立的实现，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再次考察了长期以来被指责为英国反苏挑衅的巴斯马奇叛乱，并指出，这次叛乱是新近出现的、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充分融合的塔吉克民族主义的一个合法来源。²

在塔吉克斯坦，讨论恐怖主义时最常提到的组织是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PIRT）。³ 塔吉克斯坦五年多的内战事实已经证明了该党的特殊性，在这次内战中，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起初通过它自己，后来作为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MIRT）的一部分，领导了反对政府军的斗争。对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在塔吉克斯坦近期活动的一个调查表明，该组织的活动既有宗教动机，又有世俗意义上的政治动机。

然而，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倾向甚至在此之前就已出现了。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斗争（1991 年 11 月总统选举时在沙希顿广场的集会）表明，该党的领导人中已经有了极端主义分子。因此，在塔吉克斯坦政治运动的过程中（1991 年 10 月~1992 年 3、4 月），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当时的共和国领导人、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许多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俄国，发表了激进的、极端主义的言论。后来当其他较为温和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谴责这些煽动性的言论时，这些激进的领导人继续坚持他们的鲜明立场。此外，在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领导层最先采取了恐怖主

义行动。朝恐怖主义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发生在1992年4月沙希顿广场的群众集会期间。为了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领导人扣押了17名共和国议会和政府的成员作为人质。他们要求议会发言人萨法拉里·肯扎耶夫辞职，并提出了一系列附加性的相对温和的政治要求。当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威胁要杀掉人质时，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许多要求。但在第二天，该党主席M.希马佐夫就向议会代表致辞，要求宽恕前天在沙希顿广场集会的参与者所做的事情，即扣押代表作为人质的事件。虽然如此，从那天起，尽管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一直否认他们与恐怖分子团体有任何联系，并且谴责恐怖主义，但它已经经常地被指控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导致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对恐怖主义 持双重态度的一系列因素

1.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复杂成分和软弱的组织结构。该党自成立那天起，就不是一个单一型的政党。从起源和宗教目的来看，它包括许多不同的团体，同时也包括很多独立的部门。第一是非官方神职人员，包括乡村的毛拉，他们通常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边缘地区的人。第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改革者，他们通常是受了像塔利班这样的外国团体的思想吸引。第三是苏非教派的酋长或族长。苏非派团体主要是纳克什班迪教团，其次是卡迪里，这种团体在传统上就大量存在于整个塔吉克斯坦。卡迪里·谢赫·穆利德派的官兵组成了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的不同部队，他们比同纳克什班迪教团相联系的官兵更为经常地采取恐怖主义的策略。第四是宗教传统主义者的领导人。最后是城市群众和农村移民。虽然后面的一些群体没有公开宣告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主张，但他们都倾向于极端主义行动。最终，他们对野战指挥

官和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士兵所组成的部队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部队都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

2. 武装冲突发展的逻辑性。在内战期间，政府和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都使用了恐怖和威胁的策略来对付平民。自1992年6月以来，塔吉克斯坦的库尔干秋别地区曾出现了大量针对平民的残酷的绑架和残杀事件，这些事件都被拍成了电影，在普通百姓中广泛传播并在电视上播放。后来，虽然冲突的双方都组成了常备军，但恐怖主义行动在冲突当中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策略。

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发展阶段

在整个中亚的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组织最终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一个对中亚恐怖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的考察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演化。

1. 1992年到1994年——内战及恐怖主义在塔吉克斯坦中南部积极运作时期开始。尽管把恐怖主义行动与正规军队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十分明显的是，冲突双方都运用了恐怖主义的策略。这期间，大量的恐怖分子小组在塔吉克斯坦形成，而处于争议中的、与双方均有联系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也建立了。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训练者的数量达到数千人。在这段时间里，恐怖组织通过利用国外职业恐怖分子提供的服务，开始频繁采取复杂和熟练的军事行动。这些外国恐怖分子中的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苏丹和阿富汗。在这期间，他们总共占反政府恐怖主义力量的40%到50%。

下面是可能追溯到的在这个时期内出现的重要的恐怖主义分子群体：

(1) 已经过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机构训练的塔吉克伊斯

兰教徒。

(2) 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在塔吉克斯坦从事反世俗政府“圣战”运动的职业恐怖分子。

(3) 阿富汗的雇佣军团。这些雇佣军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他们宁愿通过部族关系或家族关系与该地区相联系，并将战争看作是一种收入来源。因而，在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的斗争中，他们所声称的援助穆斯林的意图和他们宣布的宗教目标完全是次要的。

(4) 没有部族关系或宗教联系的外国职业雇佣军。

(5) 仅仅因为他们的技能而受雇，并且愿意为给他们支付报酬的任何团体工作的前苏联安全机构的人员。

2.1994年到1996年——从开始和平谈判的时期一直持续到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领导人穆洛·阿布都洛·努里和拉赫莫诺夫总统签署协定时。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恐怖主义团体在这期间发展了其关键性的策略和战略。一个逐渐取代外国人训练塔吉克斯坦恐怖分子的系统也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通讯、侦察、快速调遣和后勤系统也得以创建，并被利用建立了装备良好的基地。恐怖分子的地下组织形成了，并处于塔吉克政府控制之下。

科法尔尼孔地区的状况，尤其是1994年到1997年间的状况，就说明了这样的地下组织所产生的影响。该地区的恐怖组织对平民造成了威胁，破坏了经济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并杀害军人和边防军人。1993年年底，科法尔尼孔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恐怖主义小组。最后，科法尔尼孔网络分成了两类主要的组织，并重新回到了杜尚别市。这些组织制造了大量的爆炸事件，除了在中央邮政局附近列宁公园的杜斯梯广场，以及在总统官邸附近和巴基斯坦大使馆的爆炸外，最著名的是1996年在伏龙芝体育馆附近制造的企图炸死总统的爆炸事件。25起主要的恐怖事件总共使34人死亡，20多人受伤。作为回应，政府采取了许多打击恐

怖分子的紧急措施，其中包括由塔吉克内务部长所采取的广泛和频繁的军事行动。

3.1996年到1997年——这一时期从缔结停火协定开始，一直到1997年7月27日。该阶段标志着后冲突时期的正式开始。在这一时期，整个谈判过程中的各方都被打上了恐怖主义的烙印。随着出现和平的可能性的增长，恐怖主义行动变得更加剧烈。这些行动都部分地受到以武力重新分配和重新安排战后国家的愿望的驱使，而之前他们都没有被纳入到这一过程中去。另外，那些从战争中受益的团体则希望冲突能够继续下去。这期间最重大的恐怖主义行动之一就是巴克罗姆·萨迪洛夫的部队采取的绑架联合国代表和记者的行动。

4.1997年和平协定的签署到1998年——这一阶段是和平进程时期，也是国家和解委员会的运作时期。反对派的代表被吸收进了权力机构。在这期间，恐怖主义而非政治争论被作为减缓或抵制和平进程努力的主要手段。作为政府和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双方第一次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尽力合作的现象，这些努力第一次取得了成功。

5.1998年至今。这一时期标志着和平进程的巩固。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最终开始在原则上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这一立场可以作为对拉赫蒙·萨金司令和利兹翁野战司令被排除到反对派武装力量之外的解释。⁴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不只限于口头声明，在1997年2月和平总协定签署之前，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武装就加入了政府反对利兹翁组织的反恐军事行动。1997年2月上旬，在距离杜尚别50公里的地方，由利兹翁·萨迪洛夫的哥哥巴克罗姆·萨迪洛夫领导的一个组织，绑架了包括俄罗斯记者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按照巴克罗姆·萨迪洛夫的要求，释放人质的条件是政府同意利兹翁·萨迪洛夫的组织返回塔

吉克斯坦。当他的弟弟被允许返回塔吉克斯坦时，人质被释放了。后来，加法尔·米尔佐耶夫将军指挥下的政府军和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野战司令毛拉·阿布都洛·拉希莫夫领导的武装力量，对两个萨迪洛夫组织实施了联合军事打击。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个别恐怖分子被杀，巴克罗姆·萨迪洛夫和毛拉·阿布尔加弗·库多依多夫被俘受审，两人都被判处死刑，但利兹翁·萨迪洛夫逃脱了。后来，此人在杜尚别制造了多起恐怖主义行动，包括谋杀、扣押人质和制造爆炸等。其中最著名的恐怖行动是在1997年11月绑架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成员中的全体法国人。虽然政府军成功地解救了人质并杀掉了利兹翁·萨迪洛夫，但其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得以侥幸逃脱，并在后来继续从事他们的罪恶活动。领导其军队残部的是利兹翁的一名中尉赛德穆赫托尔·叶洛夫和拉夫尚·加雷洛夫。这两人后来在政府军进行的反恐军事行动中被杀，他们的军队也基本上被消灭了。虽然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的武装力量没有积极参与打击这些组织的行动，但他们给政府军提供了情报，并通过国家和解委员会的军事问题委员会实现了与政府军的合作。

由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和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努里为首的国家和解委员会曾两次要求所有的非法军队缴械，并劝说他们返回到和平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尽管该委员会保证不会对前恐怖分子采取任何打击行动，但这些要求最终还是被拒绝了。因此，政府每次只好以军事行动来回应这些恐怖分子的残余力量。

恐怖主义组织的宗教目标

总体来看，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MIRT）和塔吉克斯坦联合反对派都明显是由多种不同的团体所组成的混合体。虽